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壹

卷十九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教諭譚瑋校正

○士門

科舉

古者教民而賓興

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脩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材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已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脩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語或問）

科舉始於隋唐

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惟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之氣唐興革隋之弊獨此不改然猶有辟舉法故唐之人物亦有可稱也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以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誼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語或問）

科舉奪人本心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文公語錄）

不可使科舉之心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来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同上）

當先變經論策之式

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法此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二禮一舉試易詩書襟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格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嚴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同上）

當專以經學取人

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二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二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二經午年

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複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前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習而用以為題（同上）

今日立法之弊

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欲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淘汰一半不是秀才底自不敢來雖無淘汰之名而有其實（同前）

古者士有定志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備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學校貢舉私議）

古今取士之殊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文公建昌軍進士題名集）

歷代選舉之法

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来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忘（文公貢舉學校私議）

宋朝始專以文藝

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不亦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文公策問）

國朝取士非古法

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於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晨飯偈謁而坐於省門以俟滿啓鑰而入視所用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纂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務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踈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況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同上）

科舉太學監漕之弊

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又出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老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更諸科之制

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制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又又明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史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為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繆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

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仝上）

當立德行之科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德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反不安以就吾安

或不以安科舉之業請教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悌忠信但用之非爾吾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文公語錄）

不可為學業奪志

問科舉之業曰程先生有言不可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illegible]處矣（同上）

不可以得失為心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令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緣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同上）

不可以新奇立意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讀便生立意要討新奇都不理會本意著實（同上）

時文繫教化風俗

向來做時文只麤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骨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思都衰塌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同上）

時文關世變消長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嘆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是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同上）

時文日趨巧弱

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同上）

所說無預於所行

專做時文底人說底都是聖賢話說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事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如時文也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然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同上）

今日出題目暗僻之弊

今人都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同上）

舉業之學非古

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雖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文公同安諭學文）

空虛無實之名

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有傲其父兄外有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文公補試榜諭）

穿鑿新奇之病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知識其病

之所在顧反扶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之[illegible]矣若取革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文公答康叔仲）

馳騖纂組之工

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亦絕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文公申蕭帥）

棄本逐末之害

所論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之害等爾但此等物如燥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為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文公答南軒）

前賢無怵迫之累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文公答嚴居厚）

經義

違經背義之失

今之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固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其所出題目定不依經文都是斷章牽合是甚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壹不過專念本經及看註解而以其本註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今之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文公語錄）

體貼而無義理

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依經旨去說道理尚得今卻只是體貼就兩三

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時務也尚得今却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同上）

治經而不明於經

州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將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同上）

春秋侮聖人之言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某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同上）

當有踐言之實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　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文公跋鄭澹庵作李滌之論語序）

專門名家之弊

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摹倣時文之病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而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同上）

裁剪鬭飣之失

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亦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鬭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失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同上）

經學廢而不全

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

諸經當兼試四書

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則士無不通之經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

詞賦

空言無益之尤

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同上）

詩賦實為無用

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文公語錄）

在見識讀書

嘗見已前作者無書不讀而今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上同）

論策

論策須試以時務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行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如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上同）

論策當以年分科

今欲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中韓若莊之屬及宋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詩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勑令爲一科以次分年如諸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上同）

禁對策諛佞之習

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奸心矣（以上並文公貢舉私議）

群書考索卷十九　畢

別集